当代生活

你是谁呀，我们认识吗

○王珍

“你好，我是莲的朋友，她把你介绍给我的，我有事请教，可以通过一下吗？谢谢。”收到一条请求加好友微信，因为是好友莲做的中介，我没多想就通过了。

没想到这位叫梅的新网友所谓的“有事请教”，是让我“批评、指教”她新写的2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。看着“务请爱心帮忙”“感恩不尽”这样的字眼，我脑袋都要炸了。这样的要求对我确实有点太高。但我并没有一口回绝，而是斟酌再三后情真意切地向她吐露肺腑之言：“我平时只写点‘豆腐干’文字，超过两千字对于我就是长文了。20万字，我听着就眼冒金星，且我也不是写小说的人，根本不可能批评、指教啊。实在是爱莫能助。要么，给你介绍一位文艺出版社的编辑？”

但不管我怎样地把自己的丑底和盘托出，梅就是认定我做她长篇小说的指导老师，不然就是假装谦虚，不肯帮忙。

我被缠得走投无路了，只好再加一句实话：真的没工夫啊！

当然，我不是什么日理万机的要员，这只是一个明确无情的拒绝用词。不过每个再基层的草民，都会有自己的诸多琐事俗事要忙啊。

终于有一些日子没有听到梅的恳求声。估计是我那种“没空理你”的粗暴无礼伤透了她的心。有些许的良心不安后，我很快地忘记了此人此事，以为过去了。

“你不是说你没工夫吗？某年某月的某一天，我看到你在开心农场偷菜玩，又是某年某月的某一天，你在玩QQ游戏，还在某年某月的某一天，你在联众玩升级……我看你有大把的时间玩这种无聊的游戏，就不能抽点时间帮帮我吗？”突然有一天，一连串的质疑来自梅的微信留言，仿佛我是一个无耻的债务人，欠着别人的血汗钱不还，却在那里花天酒地。

很想问一声：你是谁呀，我们认识吗？

听我像个怨妇般诉苦，阳姐哈哈一笑，说，世上是有不少这样的人。她的故事是这样的：她利用一块荒地养了一群鸡，每天可捡十来个本鸡蛋，不忍一人独吞，就分给亲朋好友共享。一天偶遇一个稀有往来的熟人，就把鸡们当天所生的十个蛋全都送了他。没想到三四天后，那人上门来讨蛋：“一天吃一个蛋怎么够？起码两个！以后你就别送人了，全都送给我吧。”

莫非是前世欠了他的？

认识一对很要好的闺蜜A和B，她们同在一个公司上班。公司的福利很好，尤其是到了节日常常会发些吃的用的给员工。善解人意的A总是把发给她的那份送给B，说她一个人在这个城市，这些东西也用不了，B家人多正好用上不浪费。后来偶尔有一次，A把发的东西给了C。B觉得很不适应，落差特别大！甚至觉得她俩的友情不再。

因为B完全习惯于A的给予，已经习惯于A对她的好，完全把A的客气当成了福气，不但没有了感恩心，反而认为理所当然。

前两天看到电视上一档调解节目，一个三四十岁的男人在愤怒声讨他六七十岁的父母对他不够好，付出得太少。具体的“罪状”是：居然让他裸婚（他结婚时只给了他三千块钱），现在给他带两个孩子，也不能对孩子进行很好的教育……他口若悬河，历数父母对他的种种亏欠。

由我听来，他父母欠的只是没有及早给他两个巴掌！

生活中常常会有这种悖论，一个人习惯于享受父母、亲人、爱人或者朋友长久的无微不至的关爱，只要有一次稍有疏忽不到位，就会满腹牢骚怨气冲天，好像全世界的人理应对他好一样。

其实，这个世界谁都不欠谁的，有人帮你是情分，没人帮你是本分。生活中，并没有人天生就有义务要对你好。即使是父母，他们爱你、无私地为你付出不图回报，也并不就是你该得到的、天经地义的，并没有谁规定他们必须要这样做。甚至在你说了没良心的话、做了忤逆的事之后，他们也没有怪你，这也不是因为他们犯贱，只是他们在乎你、珍惜你、包容你。

但再厚重的爱、再无私的奉献，也经不起长年累月地单向付出。一味心安理得地接受、始终贪得无厌地索取，却不懂珍惜、回报、感恩，甚至得寸进尺、忘恩负义、恩将仇报，终将令人心寒。而那些对你好的人一旦弄丢了，就再也找不回来了。

所以，先弄弄清楚，你以为你是谁啊？你给了别人什么？你为亲友们付出过多少？你向世界奉献过什么？即使你真的就是前世的大债主，那么在今世，你也只不过是人见人厌、花见花败的讨债鬼而已！

直击真相

对纸质书的一次“小测试”

○沈志荣

我是一个写作者，文字工作自然离不开思考。

受某省籍同乡联谊会的委托，我在其主办的刊物上开辟了“作家专栏”。从5月初起，我就马不停蹄地采访了多位人士，进行创作准备。

那天看手机，有小孩“恭喜发财，红包拿来”视频，突发奇想：不妨策划个“田野调查”式“小测试”，即从受访者中，随机选择10位作调查样本。考虑到代表性和收入差，故入选的有特约演员、律师、干警、民营企业家等社会各阶层人士。

测试目的：一是当下社会还有多少比例的人仍接受纸质书籍？二是还有人愿意“变相”花钱买书吗？三是大概愿意出多少钱？

我给10位初识的朋友发出第一条微信：“你好，你我有缘相识很高兴，为沟通交流计，请告知你的地址与手机号，我将快递拙著一套，握手！”

很快，我收到了他们的地址与手机号，说明纸质书籍接受度100%。

我又发出了第二条微信：“书已寄发，请查收后告知一下。”

随后，我先后收到8条回复，表示了深深的谢意。

我随即发了第三条微信：“不用谢，随缘发个红包，哈哈（调皮）。”

我3册书籍的价格外加快递费，均价共计133元整。我写“随缘”的意思，就是纯属自愿给多少钱就多少钱，真不给钱也没事。我只是想看看如今还有愿意花钱买书的人吗？面对定价，人们又愿出多少钱呢？

先后收到6个红包，最高的200元，最低的66元，另外4个红包依次为：118元、99.99元、88.88元、88元。在我看来，这些朋友都不错，情谊不在钱多少，既体现了尊重知识，又显现了“中国智慧”。

出人意料的是，当天晚上我接到该联谊会电话：“已有人反映此事，你这样做很不妥，会影响我们声誉的。”

我原本想，这只是我和受访者之间的双边关系，你情我愿并无欠妥处；但这其中确实是未考虑尚有合作的第三方。所以，接到这电话后，我也不想多说什么。

好在“小测试”目的已基本达到，就不再向最后快递的两位朋友发那个“随缘”了，纯属“赠人玫瑰、手有余香”吧。

听文友说：麦家新著《人生海海》之江饭店首发式，注明现场赠送500本，先到先赠，赠完为止。结果人山人海，千人会议厅也挤不下，还开出了直播分会场。但在书店的正式签售会上，麦家新著却未出现预期情景。

看来，在这个浮躁社会的“快餐时代”，纸质书籍尤其是文学类书，除了赠阅以外，要想读者主动购买，前景堪忧。

难忘记忆

端午话蛇

○朱耀照

端午节是我最向往的，这当然不全因为它有我喜欢的粽子。

我喜欢它，还跟一些民间传说有关。

例如，雄黄酒可以驱邪。到了端午节那一天，我都会看到母亲端着一碗雄黄酒，上楼下楼，不时喝一大口，然后嘴像喷头一样向房子内外边边角角洒去。据说这样喷了以后，蛇就不会进来。

见到这，我就会想起叔爷爷讲的《白蛇传》：白蛇就是因为一碗雄黄酒显出原形的。

对于蛇，我一直抱着复杂心理。那时，一听到有传说白蛇在某处出现，心里特高兴。马上跑进家，告诉心地良善的叔爷爷。叔爷爷则睁着无光的眼睛说，镇压白蛇精的雷峰塔早就倒下了，白蛇出现是自然的事。

在山区，蛇上家门，是常有的。其中最多的是无毒的菜花蛇。身子粗长，头额上印着大王的纹章，较为胆大。它们溜进厨房，或钻进鸡窝，或盘踞在厕所间草料上。见人来了，就一晃，慢慢地游动身子离开。等到脸色青白的主人醒悟过来，这蛇已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听人说，蛇进家是福气，可我家似乎并不需要这样的福气。

曾经，我家就来过一条蛇。那是一个夏季的晚上，邻居家的几个人在我家门口乘凉。谈了一会天，他们正准备回家。其中一个抬头望了望月亮，不经意间，看到我家二楼窗户边沿有一条绳子似的东西，好像在动。

“有东西！”他叫了起来。几个人随即拿来一条长竹竿，往那“长绳子”打去。只听“啪”的一声，那“长绳子”被撩拨到了地上。人们丢下竹竿，赶了过去。那“长绳子”竟是一条会爬楼窗的蛇。这蛇速度很快，一下就钻进廊下水道边的石坎里去，只是一小截尾巴露在外面。一个年轻人胆子特别大，用手一把抓住尾巴，拼命往外拉。结果，蛇没有拉出来，尾巴却拉断了。

当天晚上，我害怕极了，似乎一夜未睡。窗外有一点风吹草动，就以为蛇来了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母亲跑到水道旁看了看，发现那条蛇从石缝中撤出后死了，翻着红红的腹部。最后，母亲拿了一把锄头，将蛇的身子和尾巴一起埋在野外。

后来，听人说，这种蛇是无毒蛇。渐渐地，我竟产生了一种负疚心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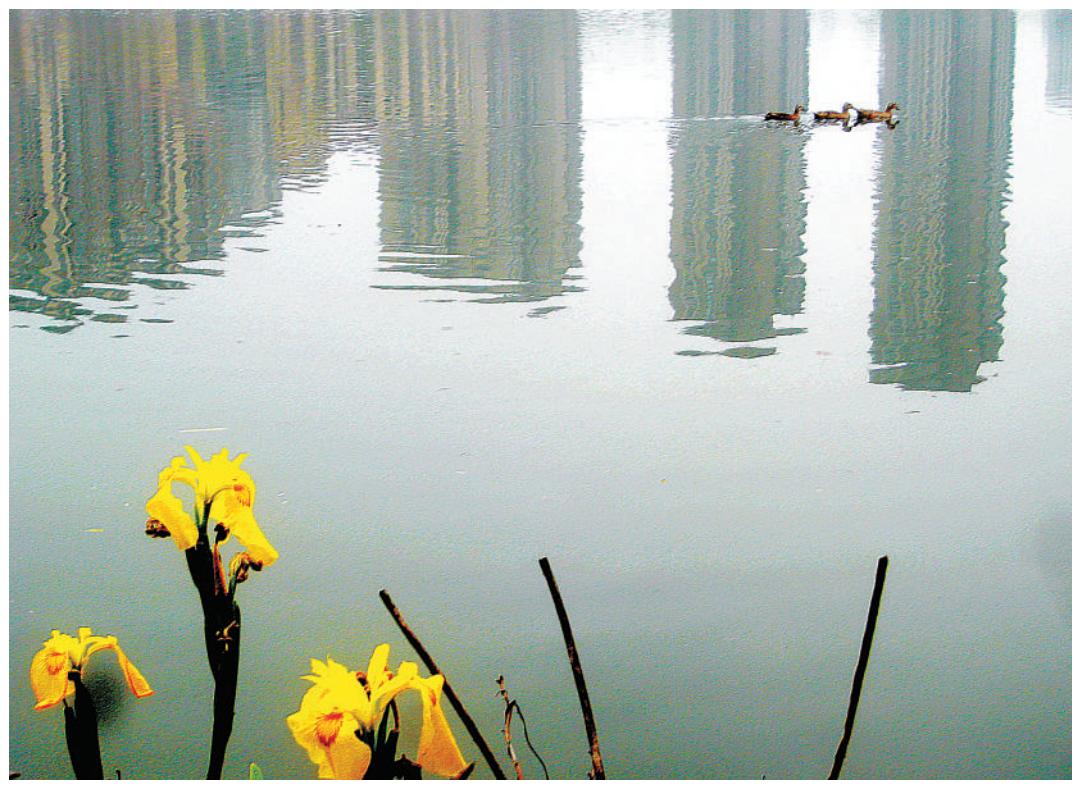
谈蛇色变的，往往是毒蛇。叔爷爷曾讲过一件往事，时时浮现在我的眼前。他的一个小伙伴，十几岁，非常勤快。一天，他在岭脚的长溪边割草时，感到手指上被针刺了一下。定睛一看，原来是一条小青蛇，只有尾部有一点焦黄：竹叶青。他用锋利的柴刀砍断毒蛇，马上将被咬的食指齐根处截了下来。他握着伤口，往家跑去。可是，蛇毒攻心，没多久，便死了。

这故事让我时时小心，不管做什么事，只要经过野草丛，就用一根柴棒，试探一下。打草惊蛇，对我来说，实在是防患于未然的好办法。

打蛇打三寸，这是山区每个小孩子都知道的。三寸，就是细细的脖子。蛇的细脖子被打伤了，便怎么也动不了。

新时代的孩子，兴许对蛇的了解比那时的我多了，许多蛇如今也是保护动物，打死它们还要受法律制裁。至于白蛇，即使碰到，也不会认为是白蛇娘娘被解放的象征。

又到端午节，似乎很少有人再用雄黄酒了。



静谧 郭建生 摄

闲情逸致

也说鱼肆

○郑玉超

40年前，好像有部国产影片，叫《雅马哈鱼档》。那时我才几岁，现在想来脑中没有一点印象，只依稀记得片名了。便是这，也是因幼时难得吃上回鱼才得以记得。至于鱼档，大约就是人们常说的鱼档口吧。同是卖鱼的地儿，可和鱼肆的名头比起来，就显得俗气多了。

然而，鱼肆味道不太好，古人早有此感，谓之：久入鱼肆，不闻其臭。空气里到处弥漫的鱼腥味，足以让人捏鼻。这卖鱼的鱼肆不是我喜欢的，倒是造词人一如造物主，能造出许多耐人寻味的汉字来，让人惊叹不已。如今的许多鱼肆早摇身一变，成了酒馆的名字，经营鱼鲜美食了。

据说，广东有个鱼肆装修一律以鱼为元素，所打的灯光也尽显鱼味。包厢和壁画纯手工绘制，融会了地球鱼类经典坐标，大厅正中供着的鱼标本就是明证。餐具、筷子、酒托、酒壶、酒杯，清一色鱼形，百分百鱼类的艺术殿堂，让人感慨酒肆主人的匠心独运。

有的鱼肆做的鱼也是怪味横生，味道在我看来并不太好，类似龚自珍笔下的病梅，以曲为美。就说那臭鲑鱼，臭气熏天，可偏偏引得很多食客胃口大开。有道鱼菜叫鱼美人，罩在玻璃器皿里，盖子打开瞬间，蒸汽四处飘溢，鱼美人独躺其间，像要腾云驾雾。可听吃过此道美食的朋友讲，名过于实了。

我在鱼肆里吃过一道菜，泥鳅炖豆腐。锅里白嫩嫩的豆腐，清亮亮的泉水，起初锅下微火，那泥鳅是活的，悠然畅游其间，并不知死亡即将来临。渐渐地，火力加大，那泥鳅无处藏身，最后都钻到豆腐里。这时，作料一一加入其间，那泥鳅最终和豆腐炖成了美食。刚开始，我觉得厨子用心残忍，有点不忍举箸。两杯酒下肚，早已耐不得美味折磨了，饕餮美食面前，人性似乎也是虚伪的，终究不堪一击。但，这与磨刀霍霍，活卸毛驴肉和活吃猴脑比起来，到底还是文明多了。

其实，撇开上述鱼肆不谈，鱼肆实在适合游子，是个酝酿乡愁的好去处。听说梁实秋待在岛上，每到中秋，必到鱼肆小酌几杯，多尝几道鱼菜。最后，他老人家必大醉而归，泪光中浮现出一串串故乡的影像来。当然，不同的人吃鱼，能吃出不同的风景。余光中吃出了乡愁的味道，鲁提辖吃出了拳头下的江湖；孔夫子吃出满嘴的子曰诗云，而我乃一俗人，烫壶酒，烧条鱼，微醺中吃出了风卷残云后的一根根鱼刺。

微型小说

飘到楼下的问候

○褚永荣

傍晚，素芳在阳台上喊：“老公，我晾的衣服飘到楼下张奶奶的院子里去了，你去捡上来吧。”

老王没好气地说：“楼下那老婆子变态，谁去她家就骂谁。我早说过，以后她家出什么事，我都不管了！”

素芳是这幢楼的楼长，社区领导一再交待，要特别关注张奶奶。这张奶奶也真是，自从老伴去世后，常常一人闷在家里，性格越来越孤僻。她远在美国的儿子也很担心，几次催促张奶奶去美国，可她就是不肯去。

此时，素芳只能耐心地对老王说：“你先敲门，好好跟她谈谈。”

一会儿，老王就捡了衣服上来了，气呼呼地说：“这孤老婆子真够凶的，一见我就骂开了！”

三天后，老王下班刚到家，素芳又说：“老公，今天风大，你那件蓝衬衣飘到楼下张奶奶的阳台上去了，你去捡回来吧。”

老公一听就火了：“我才不去讨骂，要去你去！”

素芳说：“我膝关节不好，你就去一趟吧。”

老王捡了衣服，铁青着脸上来：“又挨了一顿臭骂。以后晒衣服能不能不掉下去呀！”

第二天一大早，素芳在阳台上又叫开了：“老公，衣服又飘到楼下去了。”

老王怒不可遏：“刚洗的衣服，怎么会掉下去，你是故意的吧！”

素芳说：“是我不小心掉下去的，还是你那件新羊毛衫呢。这样吧，我跟你一起下去捡，好不？”

夫妻俩下了楼，敲起张奶奶家的门。可是，敲了很久的门，屋内没有一点动静。素芳急了，让老王叫来了保安。

一开门，煤气扑面而来，张奶奶躺在床上，昏迷不醒。

医院里，苏醒了的张奶奶握着素芳的手说：“姑娘，谢谢你啊！想想之前我的态度，真是不好意思。现在我知道了，你家衣服为什么总会掉到我家来。唉，不能老是叫你费心啊！”

素芳也看透了张奶奶的心思，会心一笑：“我正要告诉您，社区即将实行居家养老服务了，听说马上就要给您装烟雾报警器呢！”

行走随笔

菱湖在哪里

○真柏

菱湖在哪里？在浙江，在湖州，在南浔。

菱湖有什么？当然是有菱还有湖。瞧那满目碧翠的菱叶，好似一张张精美的绿毡，铺满了一面又一面清盈盈的湖塘；而那星罗棋布的湖塘，更是一口紧挨着一口，如鱼鳞密布，似明镜闪烁，勾勒出了江南湖漾水网特有的迷人地貌。

对了，这里的湖塘有一个特殊的名字，叫做“漾荡”。多么奇妙、多么形象、多么浪漫的称呼啊，刹那间，一股闲适自得的气息就像那若有若无的荷香，不知不觉间已弥漫周遭。难怪著名作家何建明曾感慨地说：若论湖州最大的特色，我认为就是“漾荡”。

不过，菱湖可不只有菱和湖。说到这里，就不得不提一提镇上那位清癯健谈的本土老专家李惠民了，在他主编的上下两册《菱湖镇志》中，极为详尽地介绍了菱湖的人文历史和风物特产。如此厚重的志典，是须得心怀敬意捧牢的，否则从手中不小心滑落，那脚趾的命运必是悲催的。

好在厚重的不仅是镇志，更是菱湖的历史。早在唐代，这里就已“商贾四集，号为水市”；及至明朝，更是“第宅云连，蔚为冠盖”，被公认为“东南巨都”。那天我们去实地看了，被保存下来的古镇仍是一派檐廊迂回的旧景，安安静静的老屋沿着秀溪连成一片，几乎已无多少商业气息，就连沿岸那鳞次栉比的石埠头，似乎也早已淡忘了曾经的辉煌与繁华。那种沁入心脾的静谧，让每一颗浮躁的心都情不自禁地想停下来歇歇。

古老的菱湖不光有集镇，这里的养鱼历史更为悠远。据史料记载，自战国时期，菱湖就开始人工蓄鱼，因而是中国最古老的池塘人工养鱼中心，素有“魅力渔都”之称。而且，这里的鱼塘与别处不同，四周的塘基上遍栽绿桑，构成了桑叶养蚕、蚕沙喂鱼、塘泥肥桑的奇妙景象。而菱湖镇这种奇妙又高效的生产经营模式，也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粮农组织认定为：迄今为止保存最好的“桑基鱼塘”模式养殖基地。

千年古镇，魅力渔都，那相连相依的“漾荡”，菱叶满目，荷香满塘，滋养着岸上青翠鲜嫩的桑树，孕育出洁白柔韧的蚕丝……菱湖这地方，可以说道的东西实在太多太多，多得让我这匆匆过客都有点目不暇接了。

不过，最触动我神经的，还是湖丝。这种无比轻盈，又无比柔韧的尤物，早已像她的名字一样，丝丝入扣地嵌进了整个菱湖，乃至整个南浔的历史之中，成为一种不可替代的地域符号。据两百年前编印的《南浔镇志》记载，“雪荡、穿珠湾，俱在镇南近辑里村，水甚清、取以缫丝，光泽可爱。”正应了水质一流的“漾荡”自然条件，加之心灵手巧的辑里人经过千百年来的反复实践，培养出了优良的“莲心”蚕种，并不断改进缫丝工艺技术，这才制作出了以“细、白、匀、韧”著称的辑里湖丝，一举成为湖丝的代表，中华蚕丝的精华。

忽然很想对何建明老师说：没错，湖州的“漾荡”，的确是这片江南鱼米之乡、丝绸之府极具特色的地域符号，映射出了生活在这方水土之上人们骨子里的那种闲适自得的气质。但我觉得，这种气质还不是湖州人灵魂深处最本真的精神特质，只有菱湖的湖丝，这种纤细而又坚韧的精灵尤物，才是湖州灵魂最好的代言。